

樂書卷第六十八

詩訓義

小雅

賓之初筵

大雅

靈臺

賓之初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

道生一則奇而為陽一生二則偶而為陰三生三因陰陽參合而為冲氣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律度量衡所出陰陽冲氣所宜一籥之實所不能述而冊之所書亦不能記也伊 言氏用章以始之後世用竹以易之律度所生陰陽合焉所以通中聲也故大者籥

之產以其聲生出不窮也小者謂之箛以其聲不至
流縱也中者謂之仲則適細大之中而已要之皆道
春分之音應文舞之節也周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
斝籥鼓羽籥之舞笙師掌教斝籥則舞羽斝籥所
謂籥舞也鼓羽籥之舞而以笙師教斝籥爲所謂笙
舞也笙師凡饗射共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則燕射
之樂籥舞笙鼓無所不備此儀禮所謂湯在建鼓之
間蓋所以備和奏洽百禮矣然笙之爲樂有配鐘言
之書所謂笙鏞以間是也有配磬言之鼓鐘所謂笙
磬同音是也有配瑟言之鹿鳴所謂鼓瑟吹笙是也
有配歌言之儀禮所謂歌魚麗笙由庚是也由此推
之笙之於八音固無所不應豈特燕射而已哉觀燕
射之禮樂人設縣射人告具工歌三終何瑟而鼓卒

而奏陔舞勺凡所以言其志求其聲動其容者靡不
具焉是詩特以籥舞笙鼓爲言舉終始以見之也大
司樂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
矢舞故賓之初筵始言大射之禮而曰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繼言燕射之禮而曰賓
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各奏爾時是大司樂之
諸侯既同之射夫也樂師之射夫入又之室人也射
雖不同如此其執弓矢舞勺嘗不 哉

舍其坐遷屢舞僂僂亂我邊豆屢舞僂僂側弁之儀屢
舞僂僂

先王未嘗不用盟也所不貴者屢盟而已未嘗不用
舞也所不貴者屢舞而已書譏常舞詩譏屢舞其致
一也蓋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况幽王飲酒

不以禮而臣下化之至於屢舞如此豈足怪哉陳幽
公之民男子休耕農而野舞女子休嫗織而市舞序
詩者推本風化之所行而刺之然則幽王飲酒無度
天下化之固勢所不免也古人皆以幽謚之豈其均
有不智之實邪

靈臺

虛業維樅音鼓維鏞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先王於此
以脂者膏者為牲以羸者羽者鱗者為筍虛擊其於
縣而由其虛鳴則虛之為器中實虛為樂之所由出
也惟道集虛而文王之道寓是焉橫謂之筍筍上設
版謂之業以象業成於上樂仕於下而文王之業寓
是焉今夫木之性仁檜之為木栢葉松身則業與實

皆曲以曲而會之故音會計之檜樅之為木松葉栢
身則業與身皆直以直而從之故音從容之樅而文
王以德行仁如之物大謂之音道大謂之路音異於
路鼓者事之生作之大故也凡樂象成民功為大夫
鐘謂之鏞者以其能考民功之大故也文王有靈德
妙之而為道顯之而為業苟不假仁以行之則民亦
孰知其為靈而樂附之邪傳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
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故也由是觀之
文王之德所以降而在民散而在物民物共由之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以德行仁之効也作樂以形容
之其誰曰不宜古者作樂所以道陰陽之和者也文
為陽而鼓所以作陽聲也武為陰而鐘所以聚陰聲
也文王以文治故靈臺之樂先鼓而後鐘武王以武

功故執競之樂先鐘而後鼓惟其時物而已然文王之樂以鼓鐘言之則大矣而未備至武王然後磬管將將成王然後簫管備舉此靈臺所以列於雅執競有誓所以在頌也

於論鼓鐘

鼓者冬至之音其大麗似天鐘者立秋之音其統實似地樂六樂六鐘鼓云乎哉是鐘鼓樂之器而樂非器也有精微之義存焉然鐘鼓不論吾無以知其義矣古之論樂者論倫無患則論其情而已其論其義也其文足論而不息則論其文而已亦非論其義也論其義則得之於耳而心喻之得之於心而神受之豈待悅其鏗鏘而已哉荀卿曰鐘鼓必道志於論鼓鐘則以意逆志為得之矣莫非鼓也而大者謂之實

莫非鐘也而大者謂之鏘於論貫鼓其義見於作大事也於論維鏘其義見於考大功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而始附之者以其有事功之大素信於民故也文王之樂其琴瑟笙簧見於鹿鳴其鼓舞見於伐木是詩特詳於鐘鼓者舉其大而巳此大雅言樂所以異於小雅歟

於樂辟廱

夏后氏以序名學則主以禮射而略於樂商人以尊宗名學則主以樂教而略於禮周人兼而用之而名其學以辟廱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為禮廱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為樂辟廱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以同人心出治道其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何有蓋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巳以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故樂

吾成已之道自仁之於父子充之至於聖人之於天道
樂吾成物之道也自盡人之性推之至於盡物之性道
志道事以詩書道行道和以禮樂樂吾允文之道也受
成出師資之以為謀反真獻誠歸之以為功樂吾允武
之道也文王之道見於雖雖在宮者不以善服人而以
善養之及其卒也壯者抗強行之志而有造老者激已
惰之氣而無斃樂道之効至於如此豈特樂輪奐而已
哉文王立辟靡於豐武王廣之於鎬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不中心悅而誠服皞皞如也彼亦孰知其樂為哉
魯僖公之頌思樂泮水言采其芹不過樂其禮教而已
語其道則未也鐘鼓言於論辟靡言於樂必兩言之者
所以歎美之有言之不足之意故也

樂書卷第六十八終

言卷第六十五

詩訓義

大雅

靈臺

假樂

行葦

卷阿

靈臺

龜鼓逢逢矇矇奏公

中庸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生焉
則鼃之為物其性靜而惡聒喜夜自鳴而已蓋出乎
鼃之類其聲大而遠聞者也國語曰矇矇修聲蓋耳
目形也聰明神也聾聵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之
司視而掌火矇矇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聽
而鼓樂則矇者非無目也有蒙之者焉矇者可使幾

聲審言凶者也鼉鼓逢逢而樂得其性如此則文王
靈德所及深矣以矇瞍奏公而形容之則樂之象成
豈私樂吾一身為哉必有以樂人物遂性而已此所
以不言事而言只公也然雅為王政之興頌為王功之
成靈臺言樂止於鼓鐘者原王政之所由興故也維
清所奏及於象舞者要王功之所自成故也

行葦

或歌或詈

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詈歌起於嗟歎之不足適
心之所可而已樂之正也詈則有逆於心而喧為徒
擊鼓而為之非樂之正也或歌於堂上或詈於堂下
而樂之正與不正者靡不具舉其於養老也亦可謂
至矣或獻或酢或燔或炙養老之禮也或歌或詈養

老之樂也

假樂

假樂嘉成王也

人之百骸假皮以自營又假物之皮以營其外二者
胥假也真則至矣無所復假然欲有所至必有所假
焉故假舟楫而絕江河假輿馬而至千里此假樂所
以為至於樂也蓋立人而不忘我之謂仁立我而不
忘人之謂義周之興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生民
推之以配天所以盡尊尊之義也周家忠厚本於仁
及草木而行葦推之以睦族所以盡親親之仁也積
而至於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則仁之至義之盡
也樂也者不過樂斯二者而已成王能持盈守成至
於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樂之實兆於此矣語其至於

樂其在於假樂之嘉乎莊子曰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假樂君子宜民宜人與人和者也受祿于天自天申之與天和者也天而不人人而不天皆非所以為至所謂至於樂者天人之樂兼備而已故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卷阿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德音之謂樂咏其聲之謂歌樂為歌之實歌為樂之文記曰歌之為言長言之也說之不足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矢詩不多言之不足之謂也維以遂歌長言之謂也歌之為樂出於民性自然非可以為也治民至此其治之至歟觀禹之時六府三事治未不自乎不得賢以為已憂矣蓋人君之於

有卷阿屈納之禮賢者之於民有飄風化養之道有化之道則其德成而四方以為則此三事之所自成也有養之道則其政舉而四方以為綱此六府之所自成也周自后稷教民稼穡公劉厚民事則六府固已修矣民德歸厚見於伐木俾爾單厚見於天保積而至於忠厚之行葦則成王復何為哉作樂以歌其成而已夫然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召康公三篇之戒終焉此九叙惟歌繼之以戒之用休俾勿壞之意也然其戒始於公劉之厚民事所以急先務也終於卷阿之求賢所以急親賢也堯舜仁智不過如此是則召康公之於成王亦伊尹俾厥后惟堯舜之心歟傳曰歌者直已而陳德由是知召康公矢詩以歌之雖曰樂成王治功之成亦所以直已而陳

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異矣

樂書卷第六十九終

樂書卷第七十

詩訓義

周頌

維清

執競

有瞽

維清

維清奏象舞也

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知器者也以吉事之祥寓於象事之器則文王之舞所以象成者孰非有天下之象邪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既集也以未既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

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節
南蓋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鐘鼓舞象於堂下
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肇上帝
之禋而已未及於群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
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禘豈過是哉
先儒以象為武王樂誤矣

執競

鐘鼓嗶嗶管磬將將

古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故商之功成在成湯
其詩曰衎我烈祖繼之以鞀鼓淵淵嗶嗶管聲周之
功成在武王其詩曰無競維烈繼之以鐘鼓嗶嗶磬
管將將蓋鞀鼓淵淵則聞之必遠象其能廣祖之聲
也嗶嗶管聲則作之必備象其能成祖之事業也

鐘鼓嗶嗶管磬將將

而充實也

管磬將將則聲之大以象武王之烈至

是而輝光也

傳曰夫樂象成者也如此而已然鐘與

鼓應則磬與

管應矣小雅曰笙磬同音周官磬師堂

擊笙磬由是

推之管雖不一而應磬之管則笙之管而已磬管將

將非笙磬同音而何荀卿亦曰從以磬管鐘鼓嗶嗶

為武王之美而鼓鐘欽欽反為幽王之刺者以幽王

作流連之樂而不知反其音比於慢矣故言欽欽之

敬以刺之周頌作管商頌作管者蓋何末為可探本為

官筭於禮器為末管於樂器為本故也自探樂器之

本言之謂之管自完十二律之管言之謂之管其

一也爾雅曰錚錚樂也或從口主聲言之或從金主

器言之其為樂之美一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故作樂於明而合祖於幽彼其所作非苟然也蓋亦有循體自然而已然周之作樂文王見於靈臺維清武王見於執競與武豈始作於有瞽邪其所以言始作者作備樂故也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庸非始作備樂以合乎祖之謂歟雖然有瞽特作於宗廟之中非郊丘之祭也故止言先祖是聽而已作樂而合乎先祖之聽豈徒為鏗鏘以樂吾心哉實有以形容祖之功德合乎祖之所聽故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周官瞽矇之職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其言有瞽有瞽兼上中下瞽而言之也蓋瞽之字上從鼓以其主於鼓樂故也下從目以其下目一於聽故也其來則大司樂詔之其歌則大師帥之相之則在眡瞭焉孔子言相師之道豈非眡瞭之職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蓋有眡瞭相之不待及階及席而已商人以瞽宗名學周之主以樂教者祭之瞽宗必言在周之庭明非商學故也

設業設虡崇牙植羽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虛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虡飾以羸厲磬虡飾以羽虡器異異虛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厲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其形

高以峻虛則植之設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娶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虛所以縣鐘磬崇牙璧娶所以飾筍虛夏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娶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所以言設業設虛崇牙植羽也喪禮旌旂之飾亦有崇牙棺槨之飾亦有璧娶而與筍虛同者為欲使人勿知有惡焉爾靈臺之詩言虛業而不及管言維攸以為崇牙而不及植羽為其非作備樂故也靈臺先虛而後業是詩先業而後虛者虛於業為大業於虛為小文王之樂大矣而未備故先其大者成王之樂不舉小不足以見其備故先其小者

樂書卷第七十終

樂書卷第七十一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應田縣鼓

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周官大師大祭祀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蓋鼓小鼓之鞀小師之職也祭饗用焉大師則令之而已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鞀在其東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大射有朔鼗應鼗是詩有應田縣鼓北儒以田為鞀則朔鼗鞀鼓皆小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鞀周禮有鞀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

異而實同也先儒謂商人加左鞀右應以為衆樂之節蓋亦有所受之也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是也然縣鼓本出於建鼓則縣鼓大鼓也應田縣鼓則先小後大所以為備樂也誤業然後設虞亦此意歟記曰其功大者其樂備言其備樂如此則功可知矣鄭氏以田為大報非也

鞀磬祝圉

爾雅大鼗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大磬謂之磬以其聲清而高故也祝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國於樂能以反為文非特不失已也育禁過之義焉祝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止者戒

之於早也故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就者擊之也後也傳曰祝故者終始之聲斯言信矣蓋鞀所以擊奏鼓堂下之樂也磬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上堂下之樂備奏其合止有時制命於祝圉而已書曰夏擊禮曰拊擊樂記曰聖人作為控揭荀子曰鞀拊拊控揭似萬物則祝圉以控揭為體控揭以拊擊為用也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鞀拊控揭為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似之誤矣祝圉控揭一物而異名荀卿以祝控離而二之亦誤矣鞀又作鼗者鞀北在右右之也鼗北在上先之也圉又作故者以其樂而止之故為故以其禁樂之過焉故為圉其實一也周官鞀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掌教鼓鼗祝故

填簫管擊矇堂播鼓祝敵填簫管是皆先鼓而磬次
之先祝敵而簫管次之是詩言鼓磬祝矇繼之簫管
備舉固作樂之序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大簫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
謂之箛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大管謂之箛
以其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箛以其聲小而深也其
中謂之篴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
水中也蓋簫以比竹為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
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
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矇
擊以之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器
之尤小者也舉器之尤小尤見樂之所以為備也與

此言聲同意易於既濟言身小詩於萬物盛
微物以見其盛多言身小以見其既
樂則於樂舉其尤小者其為備樂可知矣古之作
樂一音不備不其以為備樂故金石以動之絲竹以
行之箛以言之瓦以焚之革木以節之然後為備奏
矣蓋應田縣鼓靴革音也祝圍木音也簫管竹音也
箛者石音也不言金音者以石見之不言絲音者以竹
見之不言匏音者以笙等竹有為記曰君子聽竽笙簫管之
養則思言聚之臣則匏亦以簫管見之也八音以土
為主故虞書樂記之論八音皆不言土春秋傳曰為
之七音以奉五聲言七音則瓦舉矣記曰于戚而舞
非備樂也此論備樂而不及舞者舞所以節八音也
言八音則舞舉矣不然詩人何以謂之備奏備舉邪

記言金一曰絲一樂之器也繼之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蓋有是器然後有是飾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所謂文
采也應巨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所謂節奏也楚
詩曰樂具入奏此言備奏者小備謂之具故樂記
於禮言具於樂言備荀卿亦曰終始具而聖人之道
備矣是具可以言備而備不止於具楚次非論備樂
故止言具奏而已

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肅者敬之在心雝者和之在形心敬者其形和則肅
雝存乎人樂者審一以定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
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則和鳴存乎樂記曰勁正莊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豈
非肅雝在人和鳴在樂之謂歟成王始作備樂以合

一乎祖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故聞其聲之嗶嗶者其人
未有不肅雝觀其人之肅雝者其樂未有不和鳴記
曰樂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於此見矣
若夫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
齊音敖僻喬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子夏論樂及此必繼之肅雝和鳴者以謂其人非
肅雝其樂非和鳴且不可用於祭祀以感神况可用
以感人乎幽有以感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人而
我客於止其於求觀厥成也何有舜之作樂夏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詩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蕭
韶九成卒至於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亦何
異此言長聲又言和鳴者聲則在樂鳴則取諸物而已
辨人爲筍虞取虺屬聲大而宏者以爲鐘虺取羽屬

聲清揚而遠聞者以爲聲虞故擊其所懸皆由其簾
鳴至於取鱗屬以爲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措其匪
色必似不鳴矣管夷吾之論五聲有似馬之鳴野者
有似雞之鳴木者有似牛之鳴筍者豈非其聲在樂
其鳴取諸物邪莊周有之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蓋鐘
聲金磬聲石皆待考然後鳴其鳴也必由其虞而已
率記之言鍾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虞書之
言磬亦曰鳴球而已蓋取諸此

樂書卷第七十一終

樂書卷第七十一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有客

武

酌

有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昔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滕定公之葬有四方來觀
者觀禮之成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者觀樂之成也子
謂魯大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
如也繹如也以成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九成九變
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始作備樂而合乎祖不過
主大武而已其成於六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至
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二王之後國於祀宗其
來助祭則賓之而弗日有客之道焉我客戾止豈特有
振鷺之容善習於禮以永終譽為哉將以永觀吾作祭
之成而已傳曰夫樂象成也者武樂之成終於崇天子
是則二王之後戾止而觀成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
與商頌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同義觀有客之頌曰有客
有客亦白其馬特美微子之目而已是詩所謂我客者
亦不過二王之後之日也言其日戾止如此則其君可
知美

有客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殺罰之威在征討道德之威在禮樂古之人以射御之
事寓之禮干戚之舞寓之樂然則禮樂之於天下有不

為人主之威乎蓋王者之於禮樂實所以自出也有之
固足以為宜二王後之於禮樂非所宜有也有之斯為
過矣此有客所以言既有淫威也今夫二王之後在周
有不純臣之義非若在庭之臣也以其有不純臣之義
待之以不純臣之禮使之統承先王用王者禮樂所以
優異之也彼雖得用王者禮樂亦不過施先王之廟而
已若夫非先王之廟而用之亦未免乎僭矣然則魯非
二王之後亦得用王者禮樂故閔宮之頌白牡辟剛以
為禮萬舞洋洋以為樂者以周公有王者之動勞錫之
以王者之禮樂其有淫威亦不害與二王之後同也

武

武奏大武也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為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

也所以不忘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
講武其事也大武之所以爲武不過如此周官大司樂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
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由是觀之武事
大武則歌武詩而舞之可知矣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
鼓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至於執事祀武三首之
以鐘鼓嗶嗶則武奏大武豈不以鐘鼓耶

酌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所以致太平之治者大武也
故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所以立大武之治者大武也

也故酌告成大武也大武之樂武王作之於前成王
之於後成之有道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成之之道也
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酌之詩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武本毒天下反以
養天下者安民和衆豐財之德而已今夫勺水爲勺酌
酒爲酌則酌也者有挹而損之之道焉周之興也建邦
啓土於后稷肇基王迹於太王篤前烈於公劉勤王家
於王季至文王然後受方以朝諸侯受國以有天下其
所以積行累功致王業艱難者無非養天下之道成王
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可謂成之有道矣其作樂生民
而形容之不亦可乎故其詩曰我龍受之躡躡王之造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爾公爲言事也大武則王事
而已其所以衆允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非私乎

身也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則王事終始無虧尚
何未盡善之有乎是詩不言奏者以其告成而已與武
奏大武異矣不言舞者以維清見之與武奏大武同意
矣燕禮言若舞則勺記言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皆
小舞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
大皆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
由此以觀周之舞也豈不重武宿夜歟此酌與象所以
不言大異乎大武配六樂而謂之大也豈非周之大統
大勳至是然後集邪傳曰舜樂莫盛於韶周樂莫盛於
酌以韶為盛則是以酌為盛是知舞莫重於武宿夜
之說也白虎通謂之周公之樂曰酌一何疎邪

樂書卷第七十二終

樂書卷第七十三

詩訓義

魯頌

有駉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有駉

振振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鷺鷥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在易坎之九五君也六四臣也君臣以近相與不過
樽酒簋二以示禮用圭以示樂然則有駉頌魯君臣
有道捨禮樂何以哉蓋鷺鷥之為物其質潔白開水而
善捕魚其質潔白在公明明之譬也開水則習禮之
譬善捕魚則得民之譬也于下則在水而已與睢鳩

在河之洲同意于飛則言歸而已與歸飛提提同意
又臣之道察白以明其德習禮以莊其容始也于下
以從君鼓舞以致其樂終也于飛以言歸鼓節以致
其禮既和之以樂又節之以禮則君臣之間禮樂皆
得而不失道未有不得民者矣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
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然以王者
之法繩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
自諸侯出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樂兼四代服器
官爲哉蓋周公有王者之勳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
之禮樂故用之周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
魯王禮邪春秋之時魯君三弑孰謂君臣未嘗相殺
乎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鬻而弔由臺駘始孰謂
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有道之
國莫其於魯有資禮樂焉亦不免於僭鄭氏以爲近
誣真篤論歟是詩頌僖公君臣已有道是亦彼善於此
而已後世以路爲飾鼓因謂之鼙爲鼓精豈惑越王不
經之事而爲之說乎

泮水

思樂泮水言采其芹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有生于墻壁之
壁所以限制內外而法如之禮之所由出也靡生于
離渠之離飛鳴相濟而和如之樂之所由生也天子
之教辟雍以本之未有不先禮樂則諸侯之教泮宮
以本之雖不全乎禮樂亦半於天子而已故辟雍之
制猶天子宫架也泮宮之制猶諸侯軒架也蓋水有

泮適各得半焉所謂泮宮亦半水而已水所以此禮而芹藻芻禮之物也思樂泮水者悅其樂也薄采芹藻蒨者悅其有禮也文武隆禮樂之教於西雖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近者悅之遠者懷之大學之道也僖公隆禮樂之教於泮水不過至此羣醜淮夷收服而已以道有遠近德有小大故也鄭之學校廢於子衿而其詩曰縱我不往子衿不來以刺其禮廢於子寧不嗣音以刺其樂壞禮樂之教不可一日廢於學校也如此明堂位曰類宮周學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則類宮周人之制魯之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於之有事焉然則序與鼓鼙宗蓋設於類宮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

闕宮

萬舞洋洋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封曲阜命魯公世世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彝尊用黃目灌用玉巨雕纂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梳蔽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由是觀之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邊豆大房天子之禮也萬舞洋洋天子之樂也於禮言犧尊邊豆則罍黃目雕纂梳蔽之類舉矣於樂言萬舞則升歌下管大夏蠻夷之樂舉矣後世禮廢樂壞偕八佾於羣公之

廟獻六羽於仲子之宮春秋譏之况卒仲遂叔弓
不以禮乎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
午猶繹萬入去籥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譏其以小廢大也

商頌

那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古之王者治定必
制禮以廣業功成必作樂以崇德所以昭先烈遺來
世爲一代制作之盛典也商之成湯革夏以爲商拯
民於塗炭之中實之治安之域則其治既定而禮制
其功既成而樂作後世孫子追述當時制作之意形
容於美盛德之頌因歌而祀之此那之所以作也自

微子國於宋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至于戴公凡數世
矣其間先王禮樂或廢而不興或壞而不修而樂正
雅頌所存蔑如也有孔氏之先考甫者至孔子時又
亡七篇是商頌得正考甫而僅存至孔子而後不泯
語曰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語曰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
屢斷莊周謂曾子曳筮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
石由是觀之商禮之所以損益樂之所以聲音後世
不可得而考也所可知者特其恭敬之實大濩之名
而已其不言商之風雅者非與風雅也久而不傳故
也商頌固不止十二篇正考甫得於周之太師止是
而已其風雅不存又可知矣王通曰詩三百始終於
周而存商頌者亦所以爲周戒詩不云乎商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然則周監豈不在於商乎

樂書卷第七十三終

樂書卷第七十四

詩訓義

商頌

那

我思成
猶與那與置我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正北之坎為革則鼓為冬至之日音而冒之以啓蟄

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敵

鼓瑟鼓鐘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五聲非鼓不和故

也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得不和此其意也蓋

其制始於伊耆氏之土鼓備於夏后氏之足鼓商人

貴之以柱謂之楹鼓周官以大僕建路鼓于大衆門

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

大所建楹鼓

爲一楹四稜焉貴鼓於其端猶四直之桓圭也莊子
曰負建鼓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所謂置我靴鼓
者如此靴非奏鼓者也言奏鼓簡簡則靴從之矣禮
記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湯之孫子奏靴
鼓以術烈祖假有廟非特昭先祖之功而已亦所以
樂其所自成也烈祖庸詎釋我而不綏之邪在易之
豫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人郊丘之祭
以祖考配上帝猶且以樂薦而先之况宗廟烝嘗之
祭乎此那祀成湯所以先樂後禮之意也豈非記所
謂殷人尚聲邪

靴鼓淵淵嘒嘒管聲

革音非於北方則播而爲鼗鼓竹音運平十二月則
發而爲管聲也天謂樂雷鼓雷鼗鼓以禮天神靈鼓

靈鼗鼓以禮地示以路鼓路鼗鼓以禮人鬼則鼗鼓淵淵
雷鼗鼓雷鼗鼓靈鼗鼓也路鼓路鼗鼓而已以孤竹之管
禮天神孫竹之管禮地示陰竹之管禮人鬼則嘒嘒
管聲非孤竹之管也陰竹之管而已言靴鼓繼之以
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靴鼓必待奏之然
後聞其聲管聲與靴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爲管
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先王作樂本之以五行文之以五聲參之以八卦播
之以八音八卦之所君者乾也八音之所主者磬也
故磬音出於乾而已蓋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
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
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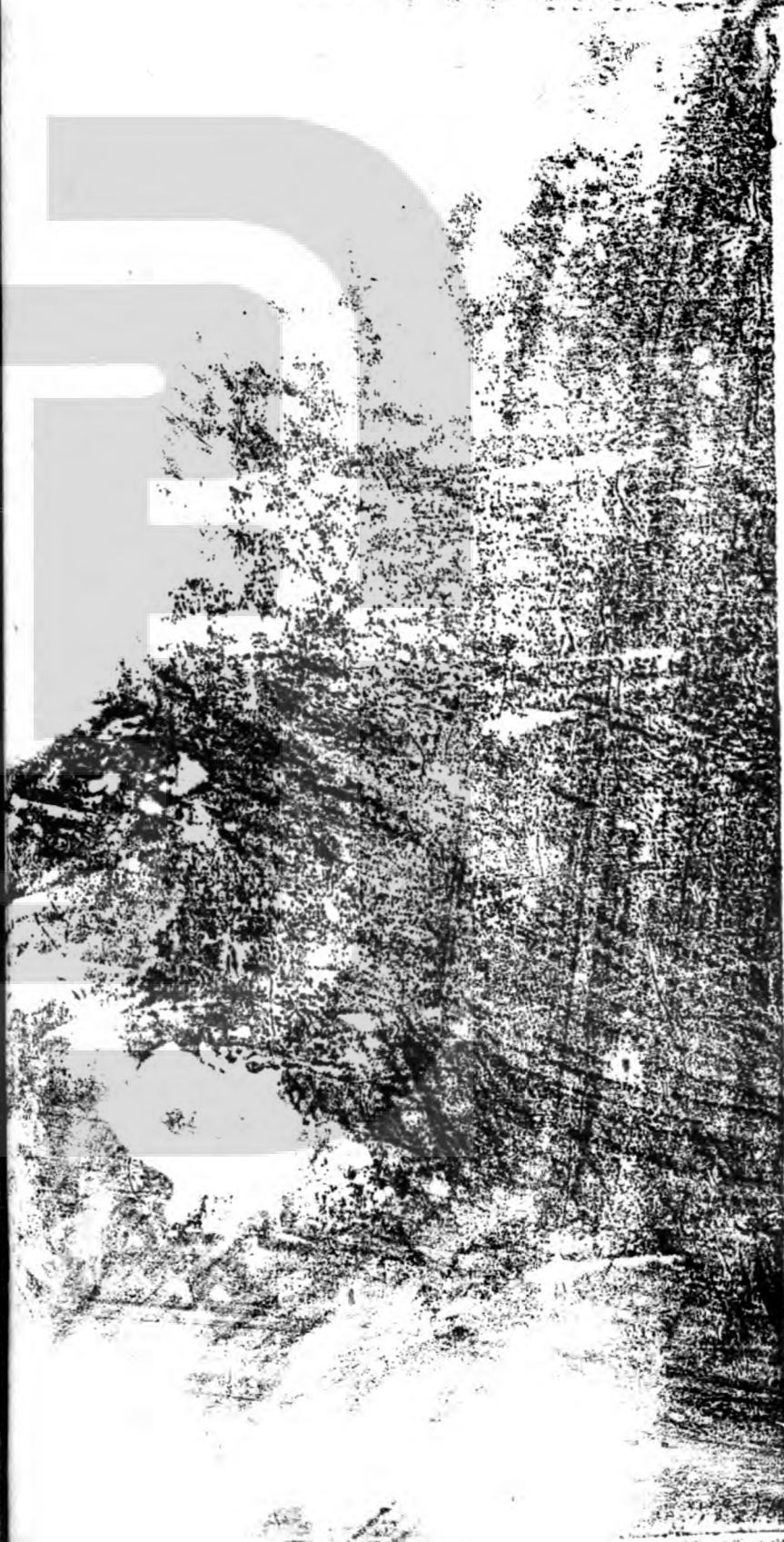
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管謂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有至於此。則磬之所上。豈在夫石哉。凡尚聲爲衆聲所依而已。商樂以磬爲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爲主。故言簫韶九成。

鼓有數萬舞有奕

庸鼓鐘鼓之大者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商之作樂在湯。則奏鼓簡簡大矣。而末備在湯。孫則嘒嘒管聲備其細。以成大。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湯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豈不以樂之大。然邪。觀於堂上之樂。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所以貴人聲也。堂下之樂。則管鞀鼓。今正祝。敔笙鏞以間。所以賤樂器也。那祀成湯之樂。堂上言依我磬聲。則屢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鞀鼓管鏞。則祝敔笙簫之類。舉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商之作樂。細大和高。下平上。下諧。遠有以廣聲教。備有以成事業。其於致太平也。何有。那祀成湯。詳於樂而略於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酌和羹之禮。而不及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闕官言萬舞洋洋。美其形容之衆大也。此言萬舞有奕美其綴兆之衆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爲大。濩在周爲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爲衆大可知。先儒謂以武王用萬人定天下。言之不考商頌之過也。

樂書卷第七十四終



樂書卷第七十五

尚書訓義

虞書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非無禮也以其行天道以治人
 樂勝乎禮故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非無樂也以其
 行人道以奉天禮勝乎樂故也是以仲尼對顏淵之
 問於商周特言輅冕於唐虞特言韶舞豈不表裏於
 此歟周官述二帝之樂堯曰大章舜曰大韶樂記釋
 二樂之義大章章之也韶繼也蓋堯放上世之勳煥
 乎其有文章故後世語功德尤章者必稽焉舜重堯
 帝之華有以盡繼體之道故後世語善繼人之志者
 必稽焉揚雄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
 垂拱而視天民之戶然則禮樂之功豈不至矣哉樂

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其舜之謂乎今夫聖人定書意斷自堯舜其論樂亦斷自二帝夫豈以黃帝而上為不足取也誠以禮義峭峭而樂之情文未盡不足以法後世故邪

舜典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先王制為喪服之禮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彼中國之近者報君之禮蓋亦不及如此若夫四海之遠者其報未必如是之重姑遏密八音而已蓋樂出為虛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物之盛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

若浮皆得效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考之於經堯舜之時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茲八物矣蓋主朔易者次也故其音革為果旅者良也故其音匏瓠為竹故其音竹巽為木故其音木瓦為金故其音金乾為王故其音石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蠶火精也故離音絲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蠶蠶繫焉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等繫焉竹聲清越音分之音也管籥繫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祝故繫焉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莫尚於鐘石聲溫潤立春之音也莫尚於磬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莫尚於簫缶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莫尚於琴瑟革失之洪鐘失之長竹失之高木失之短金失之重石失之輕土失之下絲失之細要之八音從律而不姦然後為

和樂也禮記論八音多矣曰施之金石舉其始言之
曰匏竹在下要其終言之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兼始
中終言之并與三者而詳言之周官太師之職而已
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
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者
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韋木非
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則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
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則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
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鼓
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為先韋絲次之木
匏竹為後者蓋西者秋言之時聲之方也虛者樂所
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成於東於西金石先
於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匏竹後於木者以

陽順序其所生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後絲
者豈亦先虛之意歟由是推之堯舜之樂雖不可詳
究其音之大致亦不過如此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為樂正重黎又欲
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為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
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胥子則夔
之達於樂不亦深乎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命夔教
胥子以四德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
也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命大司樂教國子以六德中
和祗庸孝友是也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之以
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孔子成

於樂則教以樂者固所以爲教人始終之道歟學記
之教人先之入學釋菜以示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
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以
至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由是觀之教人
樂而始終之豈特施於胥子哉教之以直而溫寬
而栗則知教之所由廢既知教所由興又知教所由廢夫
然後可以爲人師矣夔教胥子如此其於爲人師之
道固裕如也孰謂夔其窮歟觀周官大司樂之教國
子非特樂德也蓋并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之教
胥子不足於此邪以經求之其曰詩言志歌永言非
無樂語也其曰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以
該之而已

詩言志歌永言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
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鬪喜則詠歌
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求在
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見后妃求賢之志泉水作見衛
女思歸之志鴟鴞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
王撥亂之志著此詩所以言志也臯陶賡歌所以求吾
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求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歌
所以求吾用賢之言四牡之所歌所以求吾將母之言
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求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求言也
揚子曰說志者莫辨乎詩傳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之
意邪師乙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
不足故長言之豈歌永言之意邪蓋詩人言也歌人聲

也人言不如人聲之入人也深故詩爲先歌次之以詩序求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言其志也永歌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其言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動其容也此曰詩言志歌永言終之以八音而無諠而不反舞者古者舞以八人爲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矣或求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夔之所教而曰詩言志歌永言別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矇所掌而曰九德言六詩之歌合言之以統同也記曰弦歌詩頌鼓鼙絃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何也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禮先歌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樂書卷第七十五終

樂書卷第七十六

尚書訓義

虞書

舜典

舜典

大禹謨

聲依永律和聲

人之生也鍾五行之秀氣其出爲五言之永律必和五行之聲蓋詠以永爲體永以詠爲用故舜之作樂琴瑟以詠所以爲聲依永也笙鏞以間所以爲律和聲也故歌風而聲不依永無以見德性之微歌雅而聲不依永無以著法度之正歌頌而聲不依永無以顯功德之成如此則聲詩不協失其所謂中聲所主者矣此聲所以不可不依永也宮爲君不以律和之

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爲臣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敗其
臣壞角爲民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憂其民怨微爲事
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羽爲物不以律和之
則其聲危其財匱如此則聲律不諧失其所謂中聲
所歸者矣此律所以不可不和聲也周官大師掌六
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
律爲之音豈亦聲依永律和聲之意歟今夫陽六爲
律則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皆聲之屬乎陽
所謂律也陰六爲呂則大呂應鍾南呂函鍾中呂夾
鍾皆聲之屬乎陰所謂呂也別而言之律與呂異合
而言之呂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十二律之
說也古之言律或謂之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或
以呂或以同六始則六間配之何也謂之七音可也

曰述天地自然之氣數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
於陽爲呂間於陽爲間同於一陽爲同呂間以命體
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
也此特以律爲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王之作樂主之以六律六同而播之以八音金石
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
之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故氣無滯陰亦無散陽
細不至於抑大不至於陵一於回邪曲直各歸其分
而已此樂記所謂先王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
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庸非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之謂邪蓋樂者天地之和先王審一

以定之者也故奏之宗廟則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作
之天下則長幼和順兄弟和親以之率神從天故其
神和以之反情和志故其人和神和則其鬼不神亦
不傷人矣人和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矣國語曰德
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和民是以寧豈特祖考來
格羣后德讓而已哉今夫禮以辨異則治神人而使
之不亂樂以統同則和神人而使之無間言神則知
人之爲鬼言人則知神之爲天言天神人鬼則地示
之禮可知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亦足發明於此
矣然則書美舜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歌而呂
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
故邪揚雝有之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可不信乎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三事允
治時乃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
功惟叙九叙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
形容之邪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至也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有成而無
壞也始而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
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
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

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乎鐘師以鐘鼓奏九夏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騶夏杜子
春口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
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
醉而出奏祫夏公出入奏騶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
而與物相見以同民患是雖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
而多故或生焉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也禹作
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曰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豈非先患慮患而戒之乎今夫天下之民以王
者爲之君也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
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惟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
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
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
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
享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繫而屬之安實交悅
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
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
之則其功卒於黯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
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乎是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
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
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
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
是以先王之樂未嘗不以祫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

祓夏大射公入鵞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是以先王於樂未嘗不以鵞示戒焉故公出入奏鵞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必始之王夏以王道自禹始也終之鵞夏以反爲文也若然尚何壞之有哉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爾雅爾頌矣

樂書卷第七十六終

樂書卷第七十七

尚書訓義

虞書

大禹謨

益稷

大禹謨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舞有文武有小大文武雖殊其所以象德一也大小雖殊其所以爲文武一也周官大司樂舞雲門咸池之類文舞之大者也舞大濩大武之類武舞之大者也舞師樂師羽舞之類文舞之小者也干舞之類武舞之小者也舜舞干羽特舞之小者而已蓋羽者文德之容干者武德之器武舞以扞蔽之干所以示威文舞以翼蔽之羽所以示懷兩者並用而不孤立雖

有苗之頑未有不畏懷而來格矣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棄羽而郢人投兵然則舜舞干羽而七旬有苗格豈足怪哉始伐以武而逆命猶孟子所謂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也終懷以文而來格猶孟子所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也舞干必於賓主兩階者以其班師振旅則無事於征誅有事於揖遜揖遜於兩階者禮舞干羽者樂也豈非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歟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俟侯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皆先文後武者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誅其舞先萬者以武功爲大故也然則舜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文王於宗非不修德卒不克用師故詩曰執訊連連收馘安安豈文王之德不及禹邪時異而已矣

益稷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六律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察治忽此樂之所由以成五言所由以出納者也今夫詩言其志歌求其言則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言之所以納也以六律爲

之音言之所以出也言之變雖無窮而出納皆不過五則所道者孰非中德所詠者孰非中聲邪揚雄謂中和莫盛乎五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如此而已嘗試論之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功固傳會左丘明爲之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丘明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上爲主是以金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樂記國語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天地之數五十五有五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音有八舞可知矣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則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作樂則禮樂以教之自予欲觀古人之象至作服汝明者躬禮樂以教之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出納五言汝聽者躬樂以帥之也自庶頑譏說至欲並生哉者推禮以教之也工之颺言若風之揚物則巽以入之非特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足勸矣蓋舜之於股肱耳目之官欲左右有口以而責之使翼欲宣力四方而責之使爲則法度彰矣欲觀古象以作服而責之使明欲聞音律以作樂而責之使聽則禮樂著矣如

此則夫何為哉垂拱視天民之阜而已

夔曰夔擊

一夔擊如以戈戛以止樂器之所以為敵也擊以作樂器之所以為祝也此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為文故曲禮以毋不敬為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為文故作樂先戛而後擊與樂記所謂節奏先節後奏同意今夫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樂之所終患以生焉然則作樂戛而後擊是以禮節樂而使之無奪倫之患豈不為得樂之情也歟爾雅曰戛禮也禮節樂故也

鳴球

禮記郊特牲言諸侯之宮縣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之樂器而搏拊玉磬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正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羅則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者矣顧命言天球在東序呂氏春秋言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天球玉之自然可以為鳴球衆聲之所求而依之者也傳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記言玉之聲清越以長者樂也謂之鳴球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於禽之鳴也

搏拊

乘水者付之拊作樂者付之拊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此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既曰搏拊又曰擊拊者拊之或搏或擊

拊聲小大之辨也與所謂擊石拊石爲磬聲小大之辨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爲衆樂之倡可知矣大祝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之使奏擊拊而已此先夏擊拊禮記先搏拊者書以作樂序之記以樂器序之故其先後不得不異

